

May 2013

## On Lu Ji's Concept of Audible Meaning as a Form of Synesthetic Criticism

Songq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Songqing. 2013. "On Lu Ji's Concept of Audible Meaning as a Form of Synesthetic Critic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3): pp.132-13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3/1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陆机《文赋》“浏亮”兼具声色二义说

## ——兼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听声类形”的通感批评

陈松青

**摘要:**唐代李善以来,陆机《文赋》“浏亮”一词被释为“清明”、“清畅明朗”。有的学者认为其所指是魏晋“新体赋”。本文认为“浏亮”义同“嘹亮”,在当时被用来形容声音的高远嘹亮。陆机不只用它来形容赋的音韵嘹亮,而且藉由“听声类形”、“心想其状”的通感方式,兼指赋的辞藻铺排、文采富丽。“体物而浏亮”是陆机心目中赋的理想风貌。毫无疑问,具有这种风貌的,当首推汉代的体物大赋。陆机高度肯定左思大赋作品《三都赋》,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

**关键词:**《文赋》 浏亮 听声类形 通感批评

**作者简介:**陈松青,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电子邮箱: chensq63@sina.com

**Title:** On Lu Ji's Concept of Audible Meaning as a Form of Synesthetic Criticism

**Abstract:** Lu Ji's term of "liuliang" in *A Treatise on Rhapsody* (Fu) had been interpreted since Li Shan in the Tang Dynasty as "clear and bright" or "luci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take it as referring to a new mode of writing rhapsody ("fu," rhymed pr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liuliang" means "resonant," which was then used to describe the high and loud quality of sound. The term was used by Lu Ji to describe not only the loudness of the sound quality in "fu" but also the rhetoric and beautiful style in its diction as the words might evoke through synesthesia "the audible form of the word" and "thinking of the shape in our mind." Lu Ji claimed that "describing objects with loud sounds and beautiful language" to be one ideal characteristic of "fu," and obviously "the Grand Fu" ("da fu") in Han Dynasty could be the representative genre, which could be illustrated by Lu Ji's praise for Zuo Si's "A Rhapsody on Three Capitals".

**Key words:** *A Treatise on Rhapsody* (*Wen Fu*) "liuliang" (lucid and resonant) the audible form of the word synesthetic criticism

**Author:** Chen Songqi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chensq63@sina.com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西晋陆机《文赋》中的重要论断。唐代李善做出如下解释:“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绮靡,精妙之言。浏亮,清明之称。《汉书·甘泉赋》曰:‘浏,清也。’《字林》曰:‘清浏,流也。’”(萧统 241)。<sup>①</sup>据张少康《文赋集释》所引,李善之后,学者将“浏亮”解释为“爽朗”(张凤翼)、“达而无阻”(方廷珪)、“托体于物,而贵清明也”(王闳运)(112-13)等等,都沿袭了李注,或在李注的基础上略加引申。《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等辞书也都以李注为据,将

“浏亮”解释为“晓畅明朗”、“清楚明朗”、“清畅明朗”。章太炎的观点与上述众说不同:“士衡‘缘情’、‘体物’二语,实做诗造赋之要。[……]盖体物者,铺陈其事,不厌周详,故曰浏亮”(213)。这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说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范文澜 134)接近。可见,在章氏看来,刘勰所说的“铺采摘文”相当于陆机所说的“浏亮”,其中包含了辞采的铺排繁缛。章氏此说一直为人忽视,却恰恰值得我们注意。

陆机《文赋》“浏亮”到底是指哪一朝代、什么

类型的赋？明代谢榛说：“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18）。很显然，谢榛认为“赋体物而浏亮”是指汉赋而言，不过在他看来，汉赋并不“浏亮”。可见谢榛也是将“浏亮”理解为“清明”的，批评陆机对汉赋认识不当。谢榛对陆机的指责，近今学者多不以为然，郭绍虞即说：“陆机以骈文著称，所以论文也偏主妍丽”，谢榛“不知陆机所论本是重在新体，当然不必泥于古说”（《中国文学批评史》49），认为《文赋》“浏亮”所指本来就不是汉赋，而是魏晋“新体”赋。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 一

不妨先梳理李善将“浏亮”释为“清明”的依据。其依据有二：

（一）李善注“浏亮”，引《汉书·甘泉赋》曰：“浏，清也。”所谓《汉书·甘泉赋》，实际是指扬雄的《甘泉赋》，而“浏，清也”三字，并不出自扬赋本文，而出自魏孟康《汉书》注（李善注《甘泉赋》，引孟康语可证，下文已引）。古人引书，往往连类而及，不足为怪。扬雄《甘泉赋》：“正浏濫以弘愔兮，指东西之漫漫。”《汉书》卷八十七上，唐代颜师古注：“浏濫，犹泛濫”（班固 3526）。《文选》卷七李善注：“孟康：浏，清也。〔……〕善曰：浏濫，犹言清静而泛濫也”（萧统 112）。从表面看，李注综合了孟、颜二注，似乎更加完善，但这种将联绵词析字为训的做法并不可取。

（二）李善注引《字林》：“清浏，流也。”此处文字有误。按本文注释①所做考证，“清浏，流也”当作“漻，清流也”。《字林》是晋代吕忱仿《说文》而撰，已散佚。《诗经·郑风·溱洧》：“浏其清矣。”《毛传》曰：“浏，深貌”（郑玄等 346）。《说文·水部》说：“漻，流清貌。从水，浏声”（许慎等 547），并引《溱洧》为证。《韩诗》“浏”作“漻”。《说文》：“漻，清深也”（许慎等 547）。“漻”、“浏”音义相同，是指水深而清澈的样子。但问题在于：“浏”固然有“清深”的意义，“亮”固然可以释为“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浏亮”就一定是“清明”的意思。

笔者认为，“浏亮”的“浏”，是“借字表音”，是不能理解为“清深”的。刘向《九叹》：“秋风浏以萧萧。”汉王逸《楚辞章句》曰：“浏，风疾貌也。

〔……〕一云浏浏”（284）。明方以智《通雅》卷九《释诂》：“《九叹》曰：‘秋风浏浏以萧萧。’乃不用‘蓼蓼’、‘飏飏’、而借‘浏其清矣’之‘浏’重之，以状风。此岂足以后人之绳墨责之乎？”（226）。方氏认为，“浏浏”只是借“浏其清矣”之“浏”重叠而已，是借音不借义。方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浏浏”与“蓼蓼”、“飏飏”、“飏飏”、“飏飏”、“飏飏”，写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并无区别（王念孙 516）。王念孙说：“大氏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198）。因此，用水的“深清”解释“浏亮”的“浏”，实属无的放矢。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说：“浏，清澈貌，〔……〕此指体物的清新明澈。亮，音节响亮”（24）也有此病。

“浏亮”是一个联绵词，<sup>②</sup>可以写作“寥亮”、“寥亮”、“嘹亮”、<sup>③</sup>“流亮”、<sup>④</sup>“浏亮”、<sup>⑤</sup>“溜亮”等。从与陆机同时或与之较近的两晋南北朝的使用情况来看，“浏亮”等词最初是形容声音的高远嘹亮，之后由声音及于形貌，为了标明某个意义，有时在“亮”字边加“口”旁以表声音，有时加“水”旁以表形貌。用“浏亮”等词形容声音的例子非常多，如向秀《思旧赋序》言笛声：“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嵇康《琴赋》言琴声：“新声寥（一作寥）亮，何其伟也。”潘岳《笙赋》言笙声：“勃慷慨以寥亮，顾踟躇以舒缓。”成公绥《啸赋》言啸声：“喟仰扑而抗首，嘈引长而寥亮。”陶渊明《闲情赋》言笛声：“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言歌声：“妍歌已嘹亮，妙舞复纡徐。”《魏氏春秋》言啸声：“（阮）籍乃寥然长啸，韵响寥亮”（转引自刘义庆等 647）。陆罩《奉和往虎窟山寺诗》言鸟声：“徘徊花草合，浏亮鸟声遒。”可见，“寥亮”、“浏亮”等词形容声音的高远嘹亮，甚至与“遒”、“伟”、“慷慨”等词搭配，其音量是巨大的。相对而言，从形貌意义上使用“浏亮”等词，是非常少见的。<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乔潭《霜钟赋》说：“乍浮空以舒徐，更体物而浏亮”（董诰 4609），这描写的是钟声，明明白白地从声音的意义上理解与运用陆机《文赋》“浏亮”一词。<sup>⑦</sup>而白居易《赋赋》“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朱金城 242），则进一步从赋的音韵上理解与运用《文赋》“浏亮”一词。这种情况，大致可

以追溯到北周。庾信《进象经赋表》自谦云：“课虚为赋，辞非寥亮”，宇文道《庾子山集序》则盛赞其“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sup>⑧</sup>两文对读，可证“浏亮”义同“寥亮”，是形容赋的音韵。

综上所述，《文赋》用“浏亮”形容赋的音韵，而且其音韵是高远嘹亮的。但在后世，尤其宋明以后，人们多以“浏亮”形容文艺作品风貌的清新明丽，距离它的本义甚远，<sup>⑨</sup>但即便如此，也仍有人触及“浏亮”的本义。如宋濂《文宪集》卷七《詹学士文集序》说：“体物浏亮，铿锵作金石声”，将“浏亮”与音韵铿锵进行联系。今人的理解也有接近本义的，<sup>⑩</sup>但没有人就此作深入探讨。

## 二

在体现高亢嘹亮的音韵美方面，长于体物的汉大赋最为突出。不妨举例说明，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于是乎崇山矗矗，隤崔巍，深林巨木，嵒岩参差。九峩嶷，南山峨峨，岩陲甗，摧峩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谿呀豁，阜陵别，崑崙崑崙，丘虚崛，隐辘郁垒，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沕溶淫，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此处大量运用叠字、双声、叠韵以及押韵等方式，形成窠坎铿锵、嘹亮高亢的音乐美感。

赋以描写声音与形貌见长。《文心雕龙·辨骚》即说：“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文心雕龙·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文选》“赋”中有“物色”一类。物色，主要表现为声色。<sup>⑪</sup>可见当时有的学者对辞赋（包括汉大赋）的声貌描写是有认识的，但毕竟对汉大赋的整体评价有所保留，对其本身所具有的音韵美认识也不够。譬如《文心雕龙》虽有《声律篇》，却无一词谈及汉赋的音韵问题。非常可贵的是，陆机对大赋的评价非常积极，甚至是毫无保留的。

首先，陆机在《文赋》里，对“穷形而尽相”、“夸目者尚奢”的铺陈夸张——也即体物大赋的典型风貌——表示认可。尤其是，据《晋书》记载，陆机曾打算作《三都赋》，听说左思也在作，讥之为“伧父”，“及（左）思赋出，（陆）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房玄龄 2377）。左思《三都赋》，藻饰之甚、用字之难、联边字之多、音

韵之繁盛，不在汉大赋之下。由此可以推想陆机对汉大赋的态度。

其次，魏晋以后，文风出现“清省”、“明丽”的倾向，<sup>⑫</sup>陆机的一些诗歌、小赋也以省净、清丽见长，但还有不少作品，如《汉高祖功臣颂》，甚至《文赋》本身、某些小赋与诗歌，显得博赡、深芜，陆云《与兄平原书》即称“《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当时陆机以“多才”、“深芜”、“词赡”著称，甚至以此为人所讥。张华即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刘义庆等 261）。孙绰评曰：“陆文深而芜”（刘义庆等 269）。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说：“士衡才优，而缀辞犹繁。”钟嵘《诗品》则称“陆才如海”、“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曹旭 140；132）。可见在文学观念与创作（包括赋颂）上，陆机不唯“清明”是尚，而李善却以“清明”来解释“浏亮”，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前所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声律》没有谈及汉赋，但他在《丽辞篇》里讨论骈对时，虽然推崇“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的“自然成对”的情态，不过对汉赋语言的骈对与音韵、文采的配合，似有充分的肯定：“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前三者尤以辞采华缛著称。此处“逸韵”与“深采”对言，一个是“声”，一个是“色”，两相对照，因此不宜将“逸韵”的“韵”泛泛地理解为“情韵”，而应理解为音韵。<sup>⑬</sup>刘勰此说，已属难能可贵，但其对汉大赋音韵的重视程度远不及《答盛览问作赋》。

《答盛览问作赋》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成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此则赋论收入《西京杂记》中，传为司马相如所作。一般认为，《西京杂记》是晋代葛洪托名汉代刘歆所作，因而此论是否司马相如所为，向有争议。周勋初认为：“所谓司马相如的赋论，当是葛洪等人概括陆机《文赋》中的论点而提出的”（310）。因此该则赋论代表了陆机的文学观。今细加考察，《文赋》的“体物而浏亮”与《答盛览问作赋》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成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是概括与具体的关系。关于该则赋论中的“质”，所指为何，论者

向来未予深究。一般认为,在传统的“文质论”中,文、质分别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在中古时期,文质“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4),但是这些看法都无法用来解释该则赋论。从语言的组织来看,关于“赋之迹”的表述,采用的是交错行文的方式,如加以理顺,则为:“一经一纬,合綦组以成文;一宫一商,列锦绣而成质:此赋之迹也。”“经纬成文”,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物相杂,故曰文”(《易传·系辞》)、“文,错画也”(《说文解字》)是长久以来就有的观念,指的就是文采。而“宫商成质”,则不好理解:我们向来是把音韵看成文学作品的形式的,作为形成音韵的“宫商”(形式)如何又成了赋的“质”呢?但原文就是如此,在没有理由怀疑文本对错的情况下,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在赋中,只有将字音进行有规律地错互搭配,加上诵读时的声音、节奏的变化,美好如锦绣的音韵(“质”)才会形成,音韵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内质所在。在葛洪等人看来,“经纬成文”、“宫商成质”都是“赋之迹”,而赋作所要表现的内容、情感等内在因素,即“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则属于“赋家之心”。“赋家之心”显然是不包括宫商这个“质”在内的。还值得注意的是,将音韵、音乐比喻为锦绣,在文论史上,也不只这一例。譬如北魏陈仲儒《答有司符问立准以调八音状》即说:“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探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严可均3774)。很显然,陈仲儒是将“错探众声”形成的乐调,比喻为“锦绣”。“一宫一商,列锦绣而成质”一语,表明葛洪等人(也包括陆机)认识到,对于赋来说,音韵与文采同样重要。而这与《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说法也是完全一致的。总之,陆机用“浏亮”一词强调对赋的音韵的重视,是不容置疑的。

陆机之时,没有“标准韵书”,韵文的创作,并无韵书可依,而陆机对于音律的讲究既不在意,也非其所长,有时依照楚地方音创作而不自觉,因而受到张华、陆云的批评,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不改。<sup>⑨</sup>《文心雕龙·声律》不顾语音的地域及变迁等因素,以今律古,批评“《楚辞》辞楚,故讹音实繁”,也连带指摘陆机“衍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陆机虽是吴人,但自古以来,吴楚两地交

流密切,陆机为文,语杂楚声,正是一种在开放的视野下,执守着崇尚古代、眷顾乡土的文化立场,在文化认同上,称他为楚人亦无不可。<sup>⑩</sup>钟嵘《诗品》称“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曹旭186),足见陆机以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积极对待楚汉文学遗产,比同时代的挚虞《文章流别论》指责汉大赋“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要高明许多。

### 三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不少语词在具体语境中,具有多重意义。朱自清《诗多义举例》、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等都做过探讨(朱自清179-96;袁行霈3-22)。需要指出的是,多义现象以诗歌最突出,其他文体也不乏其例。文学作品语言的多义现象,有的是由词语本身的多义形成的,是对词的多义合理运用的结果,有的是借助双关、象征等方式形成的。在某些多义词中,有一些特殊义项,它们是在同一文化体中,对同一事物经由不同的感官去感知而获得的,又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意义,笔者姑且称之为“通感义”。<sup>⑪</sup>简言之,通感义是由通感而形成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在形成之后,作为义项固定下来。文学创作可以有意使用通感义,以丰富作品的情境与意蕴。通感义的运用与通感修辞不同,后者只是临时运用,它可以、但不一定形成固定的义项。

事物大都有声音和形色,同时人类的听觉与视觉的运用,比味觉、嗅觉、触觉等的运用,既广泛又经常,因而在各类通感效应中,听觉和视觉的沟通较为普遍,也更容易形成共性,相应地,在多义词中,兼有声色二义的词,也较常见。可是在作者与注者之间往往存在这样的矛盾:前者有意无意地造成多义,后者却采用非此即彼的解释方式,只取其中一义。比如在《诗经》中,《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毛传》说:“招招,号召之貌。”而《韩诗》则云:“招招,声也。”《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毛传》说:“营营,往来貌。”《说文·言部》引作“警”,解释说:“小声也。”再如《离骚》:“曾歔歔余郁邑兮。”王逸《楚辞章句》:“歔歔,惧貌。”又引“或曰”:“哀泣之声。”像这些声色二义相兼的词,无论作者运用时是否有意兼顾声色二义,受者应该、且只有将声色二义合起来理

解,作品的艺术情境才能得到完好呈现。

《文赋》“浏亮”一词用的是通感修辞,与通过使用“通感义”造成的多义不同,因为考察传世文献,陆机最早使用这一词,而与之同义的“寥亮”、“寥亮”等词则在陆机之前已经出现(引例见上文),陆机之所以用“浏亮”而不用“寥亮”、“寥亮”,目的在于通过通感修辞,唤起读者对于赋作状貌的联想,却不料此举“误导”无数后人。作为当时文坛翘楚,陆机本来就擅长通感修辞的运用,如其《拟西北有高楼》说:“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声随风结,哀响馥若兰。”佳人弹奏琴瑟,本来是诉诸听觉的,但受者不仅能“听到”声音,而且能“闻到”它的芳香,“看到”“带着芳香的声音”随风而结。诗作非常巧妙地将听觉、视觉和嗅觉沟通了起来。在理论上,陆机强调作家要注意事物声音与形貌的描写。《文赋》说:“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张凤翼对此解释说:“抱有光景者,皆思叩之而求文彩;物有怀声响者,皆思击之以发音响”(张少康 64)。钱锺书曾谈到古代文论中的“听声类形”、“心想其形状”<sup>⑥</sup>——也即听觉、视觉相沟通的通感批评方式,而《文赋》所说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就是对《毛诗序》“声成文,谓之音”等的发挥(138-42)。不难理解,陆机在《文赋》中运用通感批评,体现了其理论的自觉。

进而言之,《文赋》“浏亮”所体现的声、色之间的关联,在于通过赋音韵的高远嘹亮,唤起读者对于赋的铺采摛文、汪洋壮阔的正向联想。

首先,从一般的通感效应来看,当人们听到一个陌生而又巨大的声音却未睹其形的时候,通常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事物;反之亦然。这是通感的正相关原理。多义词的不同义项之间,有相通、相似,甚至相反等形态,但一般也都遵循正相关原理,通感义则尤其如此,——义项之间意义相反的情形(古汉语中有“反训”词)毕竟是很少的。比如“远”在“远山”和“远祖”中,“高”在“穷高极远”和“春秋高”中,都在距离与时间的“长远”意义上构成正相关。朱自清即认为《古诗十九首》“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中的“‘远’字也许是双关”,其“主意”是“远近”的“远”,“从意”是“久远”的“远”(188)。再如,“壮”与“疾”可以互训。《尔雅·释言》:“疾、齐,壮也。”《庄子·徐无鬼》:“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经典释文》

引李颐注:“壮,犹疾也。”“壮”与“疾”之所以可以互训,是因为它们的意义在力度之大与速度之快上构成正相关。崔融《关山月》:“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张说《端州别高六骖》:“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李白《赠张相镐二首》:“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以上“壮”字是兼有雄壮与迅疾二义的。有时,用“壮”来形容文思,如杜甫《赠李十五丈别》:“扬论展寸心,壮笔过飞泉。”《壮游》:“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字也是兼有雄健、敏捷二义。

其次,对于文学作品的音韵与辞采的正向关联,文论家是有共识的。譬如《文心雕龙·丽辞》认为“扬、马、张、蔡”的赋兼有“逸韵”与“深采”的特点。逸,高远;深,厚重:都表示程度之大,是正相关。前文所引《答盛览问作赋》,即主张赋作应具有“綦组”一样的文采和“锦绣”一样的音韵,就是一种正向关联。

再次,陆机用“浏亮”建立起从声音到形貌的指向性联想,可能还借助了语言的通假方式。《诗经·小雅·鱼丽》说:“鱼丽于罟,鱮。君子有酒,旨且多。”清陈奂说:“陆(德明)、孔(颖达)皆以‘丽’、‘历’连文,其所见《(毛)传》当不误。丽历,犹‘適历’。[……]又作‘历录’。[……]‘历’与‘录’一声之转,‘鱼丽历在罟’,录录历历然也”(27)。“丽历”,与下文的“多”字呼应,用以形容鱼的众多。<sup>⑦</sup>章太炎说:“盖体物者,铺陈其事,不厌周详,故曰浏亮”(213)。大概是认为“浏亮”与“录历”以互为双声而相通假。不过,这一点有待方家进一步讨论。

此外,陆机对“绮靡”一词的运用,也能说明问题。“绮靡”一词,在陆机那个时代,是一个声色相兼的词。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记》说:“‘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转引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1:179)。陈氏从声、色两个方面理解“绮靡”,这是对的,但他没有注意到“绮靡”一词本来就是一个声色相兼的联绵词,是不必拆开解释的。如王褒《洞箫赋》:“岖嵚岿崎,倚巖迤嶰。”李善注:“迤嶰,邪平之貌”(萧统 244)。《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作“绮靡”。这是用“绮靡”(“迤嶰”)形容山势的迤邐。班婕妤《捣素赋》:“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这是用“绮靡”形容罗裙的轻盈。阮瑀《箜篌赋》:“浮沉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不识其为。”这是用“绮

靡”形容箏声的曼妙。可见，“绮靡”一词兼有声音、形色二义，在强度的轻微上构成正相关。

“赋体物而浏亮”，用的是“听声类形”、“心想其形状”的通感修辞，“诗缘情而绮靡”用的是通感义，二者都属于通感批评。陆机对于诗、赋的审美理想是：诗宜缘情，文采靡丽，音韵美妙曲折；赋宜体物，文采秾丽，音韵高远响亮。诗尊尚魏晋新体，赋以汉大赋为典范。

#### 注释[Notes]

①李善注引《字林》曰：“清浏，流也。”清任大椿《字林考逸》卷六依此，当误。按，《文选·胡氏考异》卷三：“《汉书·甘泉赋》曰‘下至‘浏流，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萧统编《文选》，李善注，胡克家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894。陈乔枏说：“《文选》[……]《文赋》注引《字林》曰：‘漻，清流也。’”转引自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373。《文选》传钞刊刻十分复杂，陈氏所见《文选》李善注引《字林》作“漻，清流也”，当可从。

②“浏亮”二字均属来纽，是双声联绵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浏》引《文赋》“赋体物而浏亮”云：“注：‘浏亮，清明之称。’亦双声连语。”（武汉：武汉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239。符定一《联绵字典》亦收此词，见《未集》（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18。

③朱起凤：“浏、颺一声之转，‘嘹亮’作‘浏亮’，‘寥慄’作‘颺慄’，并其征也。”朱起凤《辞通》卷七“颺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04。周汝昌也说：“‘浏亮’，后来音转为‘嘹亮’。”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2（1963）：61。

④钟嵘《诗品下》：“赏心流亮，不失雅宗。”曹旭注：“流亮，即浏亮。”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67。

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广记》卷三十一《神》二一载萧旷评曹植《洛神赋》为“体物浏亮”，而明陆楫编《古今说海》卷二二《说渊》二《洛神传》则作“体物浏亮”。

⑥如北魏孝文帝元宏《吊殷比干墓文》：“步悬圃以漂流兮，咀玉英以折兰”（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卷七），大略是以“漂流”状形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金石文字记》卷六：“漂流，浏亮。”

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偈府》卷六作“浏亮”。

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释“课虚”即引《文赋》云：“课虚无以责有。”可见庾作对《文赋》的承袭。但吴氏对“寥亮”的解释，仅引向秀《思旧赋序》而不及宇文道《庾子山集序》，尚有不足。

⑨如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谓杨发诗“浏亮清新”，同

书卷九谓秦韬玉诗“恬和浏亮”；清永瑆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李处权诗“五言清脱浏亮，略似张耒；七言爽健伉浪，可拟陈与义”（卷一五七《集部》十《崧庵集》），谓明张羽“五言古体低昂婉转，殊有浏亮之作；[……]至于歌行，笔力雄放，音节诸畅”（卷一六九《集部》二二《静居集》）。

⑩刘朝谦解释“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说：“意谓诗的审美特征在抒发情感的优美语言形式，赋是铺陈状摹物象而声韵音辞清明铿锵的审美之文。”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936-37，注意到了音韵，但表意含糊。刘运好说：“‘绮靡’与‘浏亮’乃对举成文，均就文辞、音韵而言”；“‘浏亮’乃指文辞清丽，音韵疏亮。”刘运好：“论陆机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0）：674。他认为“绮靡”与“浏亮”兼有文辞、音韵两方面的含义，但未得“浏亮”之真旨。

⑪《文心雕龙》中有《物色》篇。范文澜解释篇题说：“物色犹言声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95。

⑫陆机之弟陆云也主张为文“清省”，其《与兄平原书》云：“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68年）2042。

⑬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将“逸韵”译为“高超的情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15，似可商榷。按《玉篇》：“声音和曰韵。”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逸韵：高雅的音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680，就将“韵”理解为“音韵”，但将“逸”解为“高雅”，似可商榷。

⑭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陆云《与兄平原书》：‘张公（华）语（陆）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观云诸书中论韵者，如‘李氏云：雪与列韵。曹便复不用。人亦复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难得正。’[……]又如‘彻与察皆不与日韵。思惟不能得，愿赐此一字。’又如‘音楚，愿兄便定之。’观此诸语，知当时无标准韵书，故得正韵颇不易也。《札记》（指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曰：‘案《文赋》云：‘亮功多而寡累，故取足而不易。’彦和盖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张公之言而变。‘知楚’二字乃涉上文而讹。’”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61。

⑮郭晋稀在《文心雕龙·声律》“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的“左思”之后注为“楚人”。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423。

⑯如“琐琐”，或状貌（《诗经·小雅·节南山》：“琐琐亚。”），或拟声（杜牧《送刘三复郎中赴阙诗》：“玉珂声琐琐。”）。再如“瓏瓏”，或状貌（杜牧《街西长句》：“绣鞅瓏瓏走钿车。”），或拟声（陆游《忆秦娥》：“晚街金轳声瓏瓏。”）。

⑯《礼记·乐记》说：“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孔颖达《礼记正义》：“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马融《长笛赋》：“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像飞鸿。”

⑰郑玄、孔颖达都认为“多”指鲿之多。郑《笺》：“此鱼又多也。”孔颖达《正义》：“且鱼复众多。”当可从。而马瑞辰以为非，但所论并非有力。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527-28。

#### 引用作品 [ Works Cited ]

班固：《汉书》卷八七，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Ban, Gu.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Vol. 87. Annotated. Yan Shig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Cao, Xu.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Zhong Rong's Poetry Appreciatio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陈奂：《诗毛氏传疏》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 Chen, Huan. *Chronological Enquiries into Master Mao's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Songs*. Vol. 4.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3. ]

董诰：《全唐文》卷四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Dong, Gao, comp. *The Complete Literary Prose from Tang Dynasty*. Vol. 45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Fan, Wenlan. *Annotations to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房玄龄：《晋书》卷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Fang, Xuanling. *The Book of Jin Dynasty*. Vol. 9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方以智：《通雅》，《四库全书》第八五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Fang, Yizhi. *Tongya.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Vol. 857.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 Guo, Jinxi. *A Transl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 with Annotations*. Lanzhou: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Guo, Shaoyu.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 - -. *Selec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刘义庆著 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Liu, Yiqing.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nnotated. Liu Xiaobiao and Yu Jiay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 Liu, Yunhao. *Annotated Works of Lu Shiheng (aka Lu Ji)*. Nanjing: Phoenix Press, 2007. ]

——：“论陆机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0）：670-74。

[ - - -. "On Lu Ji's Rhapsody."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6 (2010): 670-74. ]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Ma, Ruichen. *An Explication to Master Mao's Annotated Book of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钱鍾书著 舒展选编：《钱鍾书论学文选》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

[ Qian, Zhongshu. *Selected Critical Essays of Qian Zhongshu*. Vol. 4. Comp. Shu Zhan.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90. ]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Wang, Niansun. *Critical Explication to Guang Ya*. Vol. 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Wang, Yi. *Exegesis to The Song of the South*. Annotated. Hong Xingz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古文学批评”，《文学遗产》5（2002）：4-10。

[ Wang, Yunxi. "The Theorization of Literariness and Simplicity and the Mediev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Heritage* 5 (2002): 4-10. ]

萧统编：《文选》，李善注，胡克家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Xiao, Tong, ed.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Annotated. Li S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



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Xie, Zhen. *Poetry Remarks by Sim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1.]

许慎著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Xu, Shen.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Annotated. Duan Yuc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Yan, Kejun, comp. *Collected Literary Prose from the Antiquity through Qin - Han to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Yuan, Xingpei. *Studies on Chinese Poetical Ar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张少康:《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Zhang, Shaokang. *Collected Interpretations to A Treatise on Rhapsod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资料]。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印。

[Zhang, Taiyan. *Zhang Taiyan's Lectures on National Studies*. Eds. Division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jing University & The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undated]

郑玄注 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Zheng, Xuan and Kong Yingda, annotate. *Interpretation of Mao Shi*. Vol. 4. *Annotations to Thirteen Classics*. Comp. Ruan 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2)1963:58-65。

[Zhou, Ruchang. "The Significance of Lu Ji's Concept of 'Emotion - originated Embellishment' in his *Treatise on Rhapsody*."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 (1963): 58 - 65.]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Zhou, Xunchu. *Collected Works of Zhou Xunchu*. Vol. 3.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0.]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Zhu, Jincheng. *Bai Juyi's Collected Works Annotated*.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Zhu, Ziqing. *Zhu Ziqing's Talks on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责任编辑:查正贤)

(上接第131页)

#### 注释[Notes]

①引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以下《论语》引证皆为此版,不一一注明页码,仅在正文内注明《论语》篇章。

②引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以下《孟子》引证皆为此版,不一一注明页码,仅在正文内注明《孟子》篇章。

③参阅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239。

④参阅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61。

⑤参阅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以下《墨子》引证同为此版,不注明页码,仅在正文内注明《墨子》篇章。

[Xu, Shen.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Shuo Wen Jie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Yang, Bojun. *Translation of Mencius with 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 - - .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with 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吴毓江撰 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Wu, Yujiang. *Mo Tzu with Critical Annotations*. Punctuated & Proofread. Sun Qi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责任编辑:查正贤)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